

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

王毓林 著

· 文献评论丛书 ·



文献评考丛书

论石头记己卯本和 庚辰本

王毓林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lùn shí tóu jì jǐ mǎo běn hé gēng chéng běn

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 /

王毓林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2

20 页；32开。—（文献评考丛书）

1.40元

I . 论… II . 王… III . 《红楼梦》一版本一考证

IV . I 207.411 44.566 I 207.4

文献评考丛书

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

王毓林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天津街七号）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河北省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7.3125印张 130千字

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统一书号：7201.144 定价：1.4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关于《红楼梦》版本源流和成书过程之研究专著，书中对己卯本和庚辰本作了详尽深入的考证，以大量的证据说明了这两种本子不存在过录关系，从而与红学界一些专家的定见相悖。本书内容关系到曹雪芹的真笔真意以及他和脂砚斋相依为命、为书稿而奋斗至死的重要历史真实。本书作者虽然是位年轻的红学研究者，但在本书中论之有据，言之成理，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并且治学严谨、方法得当，因此本书值得红学研究者和广大青年科研工作者参考。

影一 己卯本原抄时有的
批语在庚辰本中没有，

影二 己卯本原抄时有的批语在庚辰本中
没有，

进城再谈未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笑还酒账方欲走时只听后面有人叫
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信的两村忙回頭看时
亦可也
千喜回

庚辰本

己卯本

形相



音註云
不離不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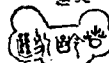
音註云
芳齡永繼

庚辰本

四个篆字而面八个共成两句吉識以曾按式画下形相



音註云
不離不棄
是古語也
不離不棄
是古語也



音註云
芳齡永繼
是古語也
芳齡永繼
是古語也

己卯本

影三 己卯本中有两条批语，
庚辰本中一条也没有。

影四 己卯本中此处没有批语，
庚辰本此处却有两条原抄
之批，

新漲綠添潯葛處

好雲香襲采芹人

新漲綠添潯葛處

採詩

頌聖最

好雲香襲采芹人

采芹來雅都恰當然冠冕中又不出金器扣

說了代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髮馬笑道我有奇香你有

玉見問一時解不來

一時未理髮解於避代卿一等正在

回問什麼暖香

畫香才，，你甯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

此不說了代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髮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

室玉見問一時解不來

一時未理髮解於避代卿一等正在此

目問

玉點頭嘆笑道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配你人家有冷香

庚辰本

己卯本

庚辰本 己卯本

影五 己卯本第十九回前的
附页朱、墨笔迹：

影六 庚辰本中原抄时，底
本上不仅有墨批，而
且还有朱笔双行小字
批，

着我隆光滿口里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紅玉不在話下至此
投訴之甚原非事中正
如今且說宝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正在床上
文之人寫來問色耳

庚辰本

十九回情切：良宵花解語 素錦：靜日玉生香移花面

先回回象未
襲人見縫無可吃之物

補明寶玉自知行弄嬌意以此分目占下却後數句向襲人嘆
戲蘆雪夜圍爐非等處對方可曉從生過今我嘆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此題係二十四回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己卯本

影七 庚辰本中

朱笔眉批云“字字双圈”，正文中确实有墨笔双圈符号，

影八

己卯本此页有两条空白。庚辰本中此处不但没有空白，而且多于己卯本之文，正文笔体相同，文意连贯。这是两本非过录关系的明证之一。

強非污淖陷淖溝
俱含英花人笑痴
便是紅顏老死時

小令死去儂收葬
他年英儂知是誰
一朝春盡紅顏老

未卜儂身何日喪
試看春殘花漸落
花落人亡兩不知

庚辰本

怕他們也無益于我們神鬼也講者且無益都判道放屁語說的好天下官管天
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連一般陰陽並無二理更妙食不道愈妙研會愈奇
秦儂別管他陰也名曰鬼罷陽也罷還是把他放回沒有錯了的中鬼所說只得將秦魂放

庚辰本

微聞双目見宝玉在側乃免強嘆道怎麼不肯早來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宝
電原來見不得宝玉二字讀低宝玉二字妙極難得依我們愚見他是阳我們是阴怕他
們也無益于我們神鬼也講者且無益都判道放屁語說的好天下官管天下
陰陽並無二理更妙食不道愈妙食研愈奇別管他陰也
沒有錯了的眾鬼听说只得將秦魂放回嗎了一聲

己卯本

影十 兩本正文不同：

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代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攜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今日齊戒去了

己卯本

庚辰本

影九 己卯、庚辰兩本墨抄文不同，說明兩本非過錄關係：

個人必有來歷試問一番如今悔之晚矣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走了出來這姓賈名化字時飛別號雨村者原係湖州

己卯本

個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微

庚辰本

影十一 “宝玉
按”三字系武裕庵
手笔。

影十二 此夹条
系陶洙手笔。

影十三 这两条朱笔旁补文字
系武裕庵手笔。

私物在家荒疎學業淫屑母婢等語只唱命堵起嘴並
們不敢違物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
猶嫌打輕了一腳踢開掌板的自己奔過來咬住牙

己卯本

了沈得目瞞口不知有何故事
此回亦非正文也請在一節五條子原稿二格寫

己卯本

說這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他個分兒
你不出去還在這里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

己卯本

了親自來謝宝叔回頭笑道有
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

影十四 这三处系出于同一抄手。这个抄手在“祥”、“晓”讳笔方面前后不一致，这说明他不是怡亲王弘晓，甚至不是怡府家族成员。

慶壽展軍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軍國府

門客見打的不行了忙上前奪勸賈政那里肯听說道你們問他幹的勾當
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明

秋容淺淡映重門
七節攢成雪滿盆
出浴太真水作影
捧心西子玉為魂
曉風不散愁千點
這句直是自宿雨還添淚一痕
妙在終不獨倚畫欄
如有意清砧
怨笛送黃昏
這是一心掛着代玉故手要不緊也
大家看了宝玉說探春的好事

己

卯

本

VI

影十五 己卯本中陶

殊注记手迹之一。

影十六 己卯本中陶殊注记手迹之二。

己卯本 殘存

一四至二十四

第面首殘三五半 己卯本存 補全

第面末殘一五半 己卯本存 補全

第面末殘一五半 己卯本存 補全

看行間附注

第廿小二十四面附注

第廿四末有附注

第廿四末有附注

二十一回至三十一面

此面殘存 己卯本存 補全

今度本存三校所自注以附注或遺傳

庚辰本二十四面附注 己卯本存 補全 己卯本中存此物
四並不經個寫非一手所寫但五確實附注在別本仍補者與通行本相近可
知高橋所據之本也當以庚辰本附注則六面而畢因附注大體文字完全
一面則大不相同真是另一結構也

己卯本附注上體圖

己卯本

己卯本

《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序

周汝昌

我和王毓林同志初不相识，有一年冬天承他见访，谈次，知他是一位青年工人，业余钻研《红楼梦》的事情，对于“版本”，志趣所在，深知其所系之重。只听他粗谈了一点见头，便颇觉非同泛泛，是个下过工夫、细心读书、具有识解的青年学人。于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心想：一位青年，竟会对此等课题发生如此真挚浓厚的研索感情，实在难得，实在可贵。如今，他将历年的探讨的收获，勒为一编，要我在卷首写几句话，我推辞不得，只好勉为应命，写下了这篇算不得“序言”的文字。

有人听见说一位“青工”对“红学版本”这一套东西发生了兴趣并为之耗费精神，会以为这不知是从哪里“中了毒”来的。有人一听“版本”二字就头痛，犯肝气，认为凡对这种“繁琐考证”会发生兴趣的，都是有“毛病”的人，至少是“脾性”有点怪。——是这样子吗？要答复这个疑问，最好的办法就是耐一耐性儿，取读一遍王毓林的这本书册。

我不自禁地回忆起往事。四十年代，我与胡适和陶心如（洙）因研《红》而有所交往。我十分冒昧地向胡适清借甲戌本，他竟慨然应允了，并烦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我一见之下，简直惊呆了！“原来曹雪芹的原著的真面貌是这样

子！”——而我们所得而见的一般坊本《红楼梦》，却是被妄人混入篡改到何等的不堪而令人气愤的地步了啊！从此，我立下了一个志愿：定要尽一切努力恢复雪芹的原来手笔的真面，绝不能再任许伪《红楼梦》来欺骗世人！很显然，在我极深刻痛切的感觉上，将芹书的文字版本弄清楚，洗雪干净，是“红学”的一大基石，它和曹学一起，是一切研《红》工作的真源头！不然的话，会说出连篇累牍而与曹雪芹毫无交涉的废话来，还自以为是“红学家”呢。

这难道是“有毛病”、“脾性怪”、天生喜爱“繁琐考证”的问题吗？不！这是求知识、为真理、辨是非、严真伪、审美恶、破迷妄的极其重要的大事业！我看，那些说长道短者，不是缺乏起码的文史知识，就是思想方法需要治理，如此而已，——难道不是吗？

陶心如先生本来也是与我素不相识的，有一次忽然来访，见到我的《甲戌》过录本，视为异珍，立即借去，答应将庚辰本的照相本借给我。他藏有“半部己卯本”，也答应借我一用。庚辰照相本给了我极大的便利，我深为感谢他。但己卯本他就不肯拿出来了。几经恳洽，最后对我说，已要卖给公家，不好借出了，云云。这样，我始终无缘目睹此本。等到己卯本归于北京图书馆了，我那时已然顾不及亲自研阅了，便全由家兄枯昌代为校证去了，他为此苦跑图书馆……。所以，认真说来，我并无资格为本书作序，因为缺少真正的亲切的研究考察和思辨。比如，对于己卯、庚辰两本异同的问题，我始终未及写出专文讨论，仅于《新证》“九本异文分合情况统计示例表”中，表示了它们的分歧“倾向”。庚辰本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本子，最大的缺点是包含着许多后改之

笔，改笔甚劣，而且还有妄人的墨笔任意涂抹增删，不但毫无校勘价值，而且多数文理不通，坏句百出。从这一点说，己卯本倒还少此一厄，较为清白。二本是否真是“怡府本”？我也不无蓄疑之处。

己卯、庚辰二岁相连，所抄之本，似乎理应一致，至少极为相近才是；而事实却不如此。我和家兄谈论此事，所得的印象有几个特殊之点，其中如庚辰本开头十来回书，独特而又不足取的异文甚多；以下逐渐减少，然而也并非绝迹，仍然时出怪异独出、与众各别的文字。综观己、庚二本之间的歧异时，又可见己卯每与杨继振本相合，而庚辰则常与舒序本相合。两者分流，十分清楚，很难说成是一回事。这些都应如何理解？亟须深入研索。

后来，我在自己的《甲戌》过录本上发现了陶先生借用时留下的笔迹——加字，甚至描改。我这才开始疑心他这位老先生态度不够谨严，有点儿到处乱落笔的习惯。凡书一进了他的手，要加一份小心，看看是否有他的“雪鸿”之迹。他在己卯和别的抄本上作了何等的“加工”（！），成为一个极需弄清的问题。自然，若论到影印己卯本时，应不应当将陶笔掩去？掩得不当，会不会损害原书的真面貌？那全然是又一种性质的问题，两者不容混为一谈。

从那时起，我为“版本”努力，只有家兄一人合作，举世无有知者助者。本来，此事胡适可做当做，可是他写了两篇“介绍”甲戌、庚辰二本的文字便完事，根本没有打算使之流布以供研阅，反而去宣扬什么“程乙本”（篡改雪芹书最酷烈的坏本子！）。从那以后，到我那时，已经是三十年来了，略无谁何过问如此大事。不料后来也有搞“校本”

的了。拙著《新证》问世以后，影响所被，《红》书版本这一大事，方始引起注意。

为争真版本真《红楼梦》，历尽沧桑，几乎身遭政治罪累，直到今日，还有人要借此暗作文章。言之曷胜感慨。但事实总不可掩：自从《新证》问世，影印抄本、研究抄本、作“校本”，才蔚为风气。必须回顾历史，方知来龙去脉，方知此事有何关系，有何意义。

王毓林同志的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我极感关切而自己又未及彻底解决的问题，它们关系着我们对雪芹的真笔真意以及他和脂砚斋相依为命、为书稿而奋斗至死的重要历史真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头等的大事。这绝不是什么“繁琐考证”——这种标签和观念是到了改一改的历史时期了。

最近几年，本来对《红楼梦》版本、《石头记》抄本一无所知之人，不旋踵而竟以“校本功臣”自居起来了，例子也非止一个；但是看其版本学识，实在不太高明，却只一味标榜自己，贬低别人。这种不良学风，无非是“霸主”思想、名利薰心的表现。我所以提起它，是为了说明，在王毓林的这本著作中，是不曾沾染此等学风文风的。这在一个初涉学术领域的青年学子来说，深为可贵。

王毓林身为一个青年工人，在业余的艰苦条件下，精研不息，深造有得，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这对学术是一种贡献，我们应该感谢他，学习他这种精神。“职业红学家”对之更应生愧。红学近一时期不太景气，主要是“左”的思潮影响尚未清除，“双百”方针不能认真贯彻之故。这本书的出版，对学术的百家争鸣，对红学的正常发展，必能起一种